

中華佛學學報第 1 期 (pp.137-152) : (民國 76 年),
臺北：中華佛學研究所, <http://www.chibs.edu.tw>
Chung-Hwa Buddhist Journal, No. 1, (1987)
Taipei: Chung-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
ISSN: 1017—7132

壇經與六祖禪畫

吳永猛

提要

天真活潑，自由自在，本是人生在世的寫照。可惜人類知見愈廣，心地愈差，往往迷失了本來的面目。所以，六祖壇經說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提醒大家知「覺」，明心見性，直接了悟人生本來的面目。

六祖惠能大師一生弘法的記錄，由他的弟子所集成的《壇經》，經文凡十章，不只是禪宗繼往開來的經典，亦是中華文化精華的一環。它闡述道在平常、見性成佛；提倡入世佛教；做到能積能消的功夫。

唐宋以來，禪者與文人雅士，闡揚《壇經》的思想，將其中膾炙人口的公案，作為畫題，畫了不少畫，也就是一般所謂六祖禪畫，目的在隨機化導，如響應聲。

一、前言

「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」，簡稱「壇經」，這是佛教在中國唯一叫著「經」的典籍，是禪宗繼往開來的經典，亦是中華文化精華的一環。

六祖惠能（六三八—七一三），降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，圓寂於唐玄宗開元元年，此間正逢大唐盛勢，歷史上所謂貞觀開元之治的好時光。乃大唐富麗堂皇、光輝燦爛、中華文化廣被四方的時代。禪宗就在這化時代裏大放異彩，這朵中印文化交融的奇葩，亦是東方文化菁粹的結晶，閃耀人性的光芒，肯定自我，充滿信心，天真活潑，自由自在，噴湧生命的源泉，顯示日日是好日。六祖惠能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，是這一化時代的巨匠，平凡中的偉人。

「壇經」是記載六祖惠能一生的行誼，從一出身貧窮的莊稼漢，因事親至孝，誠懇待人，到因緣學佛，得道弘化，說法度眾等事跡，由他的門人集記成一卷，約略又可分成十章。「壇經」以白話文句寫成，人人可讀，雅俗共賞，其中不少故事（公案）被引用甚廣，對後世無論是宗教、哲學、藝術、文學等影響頗巨。

本文僅就唐宋以來禪人或文人雅士，以「壇經」中的公案為題材，所繪的禪畫作為研討的對象。因而先介紹「壇經」內涵大要，接著即介紹六祖禪畫的用意，最後提出結語，茲分述如下：

二、壇經內涵提要

壇經，是六祖惠能大師一生弘化的記錄，由他的弟子法海所集記[1]，後世雖然文字、章節，增減與編排不一，但基本思想體系乃相同。千餘年以來歷經唐宋元明清，版本良多，本文敘述是以普及的元朝至元本為主[2]。

壇經是禪宗的菁華代表作，以完全中國化的句讀，用白話體裁，詳細記載六祖惠能光輝燦爛的歷程，智慧高超，

自由灑脫，能積能消，明心見性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，無念為宗的大乘佛法，是空部的傑作。

佛教經典，有經、律、論三者，向來「經」都是釋迦牟尼佛的說法才能稱為經。而壇經，是唯一以「經」見稱的中國佛教經典，當知其地位之崇高。

據大正藏集本，「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」，元代，宗寶編，卷首有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（西元一二九〇年）比丘德異撰「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」、宋代明教大

師契嵩撰「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」。經文有十章：一行由、二般若、三疑問、四定慧、五坐禪、六懺悔、七機緣、八頓漸、九宣詔、十付囑。

行由第一，記述六祖惠能的行蹟，學佛因緣，從五祖得法的經過，到廣州法性寺開始出面說法。

般若第二

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緣心迷不能自悟。不悟即佛是眾生，一念悟時眾生是佛，故知萬法盡在自心。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，萬法本自人與。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變三毒為戒定慧。煩惱即菩提。這是六祖所言頓見真如本性，見性成佛的禪道。

疑問第三

韋刺史問道有三：達摩說梁武帝誇稱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實無功德何在？六祖說：見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功德須自性內見，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；僧俗念阿彌陀佛得往生西方乎？六祖說：心淨即佛土淨，隨所住處恒安樂，念念見性常行平直，到如彈指便睹彌陀。若懷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難到，不斷十惡之心，何佛即來迎請？故心清淨，即是自性西方；在家如何修行？六祖說出無相頌，依偈修行，可見性成佛，做人不外要平心、孝道、忍讓、改過。

定慧第四

p. 140

定慧一體不二，定是慧體，慧是定用，猶如燈光，有燈即光，無燈即闇，燈是光之體，光是燈之用。一行三昧者，於一切處行住坐臥，常行一直心是也。先立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。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雖有見聞覺知，不染萬境，而真性常自在，故經云『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』。

坐禪第五

何名坐禪？此法門中無障無礙，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，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。何名禪定？外離相為禪，內不亂為定。本性自淨自定，若見諸境心不亂者，是真定也。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，自修自行自成佛道。

懺悔第六

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，次授無相懺悔。一戒香、二定香、三慧香、四解脫香、五解脫知見香，此香各自內薰，莫向外覓懺，懺者，懺其前愆，從前所有惡業，愚迷憍誑嫉妒等罪，悉皆盡懺，永不復起；何名悔，悔者，悔其後過，從今以後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，悉皆永斷，更不復作，是名為悔。從前念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，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，悉皆懺悔。要一燈能除千年闇，一智能滅萬年愚，即當積極發四弘願，歸依自性三寶。

機緣第七

六祖隨緣說法，向問道者：無盡藏尼、曹叔良、僧法海、僧法達、僧智通、僧智常、僧志道、行思禪師、懷讓禪師、玄覺禪師、禪者智隍等解惑，斷知見。世人外迷著相，內迷著空。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。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，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亂，禪性無住，離住禪寂，禪性無生，離生禪想，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。

頓漸第八

p. 141

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，法即一種，見有遲疾，何名頓漸？法無頓漸人有利鈍，故名頓漸。人皆稱南能北秀，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。

北方神秀大師命徒弟志識到南方求法，六祖說：「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……勸小根智人；吾戒定慧提最上乘人……勸大根智人」。僧志徹，原任俠客被北方宗門人遣使南下對六祖惠能行刺，因後悔改過出家，從六祖解得涅槃了義。神會向六祖學法，後回到北方大弘曹溪頓教。

付囑第十

六祖叮嚀：「吾滅度後，……先須舉三科法門，動用三十六對[3]，出沒即離兩邊，說一切法莫離自性」，又說：「吾於大梵寺說法，以至於今抄錄流行，目曰法寶壇經，汝等守護，遞向傳授，度諸群生但依此說，是名正法」。說明過去七佛，自印度傳承至中國，前後已有三十二祖，惠能是為第三十三祖，盼門人遞代流傳毋令乖誤。

三科法門者，陰界入也。陰是五陰，色受想行識是也。入是十二入，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，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。界是十八界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。自性能含萬法，名含藏，若起思量即是轉識，生六識，出六門，見六塵，如是一十八界，皆從自性起用。自性若邪，起十八邪。自性若正，起十八正。若惡用即眾生用，善用即佛用。後代迷人若識眾生，即是佛性，若不識眾生，萬劫覓佛難逢，自性若迷是眾生，自性平等眾生是佛。

卷尾有附錄：「六祖大師緣記外記」（門人法海等集），記六祖大師生平及弘法經過，歷朝崇奉事蹟（唐宋以來各朝皇帝賜封與供養）。「賜諡大鑒禪師碑」（柳宗元撰）。「大鑒禪師碑」、「佛衣銘」（劉禹錫撰）。尚有編者宗寶的「跋」。

p. 142

三、六祖惠能禪畫

歷代的禪門弟子，教內外無論是畫家或文人雅士，根據「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」的思想，以及六祖惠能修道、悟道、弘法的歷程故事，而節成禪門的模式——公案。每一個公案背後都有禪理在，變成後世學禪人參究的話題。而將壇經內的這些公案，用繪畫題材畫出來，亦就是所謂六祖惠能禪畫了。

參究壇經的公案，看個人智慧的高低，擷取題材多少不一。通常可以見到的諸如：

道在平常。
運水搬柴。
米熟久矣，猶欠篩在。
風旛不動，仁者心動。
應無所住。
挾擔。
劈竹。
破經。

……等等，不勝枚舉。本文將尋找古畫傳世的名作，加以敘述，無古畫可尋的，從中筆者忝自繪其一二補白以資充當說明。茲分別介紹於下：

1. 「六祖挾擔圖」

十三世紀後期（南宋），直翁所畫的「六祖挾擔圖」^[4]，紙本墨畫（91.8×29.2 cm）。繪壇經，行由第一，

p. 143

有關六祖惠能年青生活與入道的契機。^[5] 由於家庭貧困，每天上山砍柴，而挑到市場去賣。有一次把柴賣了，正要離開時有人誦金剛經，聽到經文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頓時大悟。

此圖畫就以這段故事為題材，畫出一衣衫襤褸的年青莊稼漢，頭上用黑巾縛著頭髮，臉上表情誠懇，雙眼垂視，嘴唇微笑，聳立，腳穿涼鞋，右手下垂，左肩上負一挑竿用左手背挽著，挑竿後頭用繩子縛著一把斧頭，表示剛解了柴貨準備要回家狀。筆法輕描淡寫，乾淨利落，簡單明瞭，柔而帶剛，比例透視皆恰到好處。此畫光就藝術造詣，以是上乘，何況背後還在表達禪宗公案呢！



圖一 六祖挾擔圖

圖上有南宋禪僧偃谿黃聞（一二六三年沒）題贊曰：「擔子全肩荷負，目前歸路無差，心知應無所住，知柴落在誰家」。

2. 「六祖截竹圖」

南宋畫院，梁楷雖是一位專業畫家，由於個性詼諧，不拘世俗，既使皴法仿五代石恪之破筆破墨，放筆縱逸，但並不墨守成規，確多變化，很有突破，氣韻生動，自成面目。

梁楷所畫的「六祖截竹圖」，紙本，水墨畫軸，高七二·七公分，寬三一·五公分，現為日本國立東京博物館藏[6]。皴法猶如斬釘截鐵，折蘆繁而不

亂，削勁銳利，明快有力，直接了當，給人感受，正與六祖頓悟法門相契合。

p. 144

此圖繪六祖惠能蹲姿猶如猛虎出山，右手拿利刀，左手執高風亮節的竹竿，作劈截狀。應機能寫出：單刀直入，披荊斬棘，去蕪存菁，外離相為禪，內不亂為定；表示修道不分彼此，工作毫無貴賤，砍柴劈竹，道在平常。



圖二 六祖截竹圖

梁楷畫六祖惠能，並不拘泥壇經公案，僅凌空體會六祖惠能本意。他以劈竹為題，而不以砍柴為題，就是以另一層面來表示，可看出一位有創作力畫家的本事。禪家以自性為第一義諦，以現象界為第二義諦，梁楷能把握此一用

意，故他所遺留下來的「六祖截竹圖」，已成後世禪畫的代表傑作了。

3. 「六祖破經圖」

梁楷所繪「六祖破經圖」，筆法與圖2同，紙本墨畫。禪宗傳言南宋時代，盛行的派系宗風多采多姿，後世對這一位宗門巨匠免不了有些揣測或附會。在佛教史上總認為六祖是一位革新者，他改革煩瑣經典佛教，能積能消，主張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所以梁楷繪「六祖破經圖」，就是自我揣摩知見之意。圖上畫出六祖的神情，已上年紀，凸頭脫髮，滿腮鬍鬚，豪邁奔騰，馳騁裕如，俯仰自得，光焰灼目，新銳思想，兩手把經卷撕破，並高舉右手，作當機說法狀，有破而後立，破迷轉悟之意。

p. 145



圖三 六祖破經圖

事實「壇經」並沒有直接記載六祖破經的公案，而有勸人持奉金剛經、涅槃經、法華經等（見壇經，行由第一、機緣第七），可見反而是尊教導經的。諸如：

機緣第七：

「口誦心行，即是轉經，口誦心不行，即是被經轉」；

「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」。

至於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呵佛罵祖是後期禪宗的事[7](註 7)。即使神會（荷澤宗）本楞伽經義[8]，亦發展不立文字的風氣。因為傳統、偶像、經典，向來具有無上權威，深具約束力。但為求精神絕對解脫，不得不破除外界的種種束縛，俾便尋回自己的本來面目——自性。故後世各宗派禪師，為促使學人破迷轉悟，教學方法活潑，無不用其極。

4. 「六祖舂米圖」

壇經，行由第一記載「祖（五祖）潛至碓坊，見能腰石舂米，語曰：『米熟也未？』惠能曰：『米熟久矣，猶欠篩在！』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，惠能即會祖意」[9]。

這是禪宗的一段公案，說當初惠能到黃梅禮拜五祖，專心一意為了學佛而來，五祖故意把他發落去做苦工，碓坊工作八個多月。一來磨練心志，二來避開同僚猜忌。有一天五祖偷偷地跑到碓坊看到惠能腰間繫著大石頭，以增加舂米時腳的踏重力，

p. 146

當人家問他何苦來哉！他說學佛人將試其行解熟否？姑且一問：「米舂好了嗎？」，惠能答以自所履踐情況說：「米老早舂好了，只是沒有篩子可以拿來把米糠篩篩」。五祖用杖子打碓臼三下，暗示深夜三更時分到五祖方丈室來，惠能體會五祖的意思，如時赴約，就在旁無他人的情況下，五祖傳法給惠能，從此惠能承受衣鉢為第六代祖。



圖四 六祖舂米圖 濟寬（筆者）

衣鉢僅是宗法傳承的信物而已，最重要在於以心傳心的印證。當惠能在三更鼓時分入室傳法，五祖為說金剛經，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惠能言下大徹大悟，悟得一切萬法不離自性，何期自性本身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，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，既名丈夫天人師佛，佛法皆令自悟自解。

這一故事已成禪宗的公案，後世為文作頌，或借題發揮者比比皆是。筆者秉承此一公案涵義，亦繪一圖（見圖四）作一補白。

5. 「仁者心動圖」

p. 147

在壇經行由第一記載一個公案說：

「廣州法性寺，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，時有風吹幡動，一僧曰風動，一僧曰幡動，議論不已，惠能進曰：『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』，一眾駭然，印宗延至上席，徵詰奧義，見惠能言簡理

當不由文字，……」[10]。



圖五 仁者心動圖 濟寬（筆者）

此乃六祖惠能當機說法的公案，深藏禪機。提醒學人，要了悟自性，不要受外境所動。心生即種種法生，心滅即種種法滅。若能禪定，念想喧動。妄念不生為禪，坐見本性為定。定者，對境無心，八風[11]吹不動。心、佛及眾生本無差別，自心即佛。佛法無二，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，如其心然。後來百丈懷海禪師說：「但歇一切攀緣貪瞋愛取，垢淨情盡，對五欲八風不動，不被諸境所惑，自然具足神通妙用，是解脫人」（五燈會元，卷三）。江東的牛頭禪派下，安國玄挺禪師亦說：「經云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無所住者，不住色、不住聲、不住迷、不住悟、不住體、不住用。而生其心者，即是一切處而顯一心。若住善生心即善現，若住惡生心即惡現，本心即隱沒。若無所住，十方世界唯是一心，信知風幡不動是心動」（宗鏡錄，卷九八）[12]。關於「風幡不動」，是惠能的出家因緣，此一公案也是神會系所傳承的[13]。

禪師教學方法當機立斷，機峰轉語，破迷頓悟，無不促使學人親自體會。有關「不是風動，不是旛動，仁者心動」，這一個故事已普傳千年了[14]。雖然記載惠能到了廣州法性寺，正逢印宗法師在講涅槃經，當時風吹旛動，聽眾借此外緣討論心性之學，即體用問題。惠能逢上此契機，表示他的看法。這與惠能聽「金剛經」說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而頓悟的公案，前後一致，說明萬法唯心造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相即不二，明心見性，即心即佛。關於這一公案，作為繪畫題材，所繪的禪畫，為介紹方便，筆者亦繪一圖（見圖五），作一補白以資說明。

四、結語

禪宗綜合了儒道釋三家思想於一爐，以嶄新面目，成為中國式佛學。禪宗是佛教之革新，經過漫長的歲月，多少高僧大德智慧之結晶，而演成為中國人文思想不可或缺的思想。

六祖壇經，是佛教在中國唯一稱謂「經」的經典，可見其地位之重要。六祖惠能在禪宗史上是一位承先承後的人物，他有化時代的意義，茲舉偶說明於下：

1. 能積極消的轉化者：中國佛教之發展，相傳在東漢明帝時從西域間接傳來，歷經魏晉南北朝，到了唐代初期惠能的時代，已有四百年的光景，大體上為了吸收佛學舉國上下都在作翻譯佛經，初期應當如此不可厚非。但後來佛經愈積愈厚，學佛只拘泥於經典兜圈子，學佛不上身，好無受用，已失信解行證的本意。六祖惠能以一莊稼漢的面目出現，去繁就簡，直接了當，以頓悟入道，見性成佛，消化了佛經，獲得學佛真正的本意。這給後世作中西文化交流者，一個很好的提示，如宋明理學之產生就是一例子。
2. 從印度出世無我的佛學，變成入世自我的佛學：不可諱言的印度原先小乘佛教都以出世修道，索然獨居的自了漢，

p. 149

以頭陀行為重。六祖惠能之後，禪宗叢林共住，如第二代百丈懷海禪師立下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的清規，乃佛教叢林生活一大改革。學佛要自度再自度，度他再度他。

3. 見性成佛提倡起：六祖壇經主旨在提倡見性成佛。六祖聽「金剛經」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大悟，他說：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；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；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本無動搖；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」。以無相為體、無住為本、無念為宗。對「佛性」、「般若」可說可不說，說時思想體系分明，不說時單提一念一行三昧。六祖惠能提出明心見性的學佛方法，直接了當，為一大特徵。
4. 日日是好日，大乘佛法普及者：六祖惠能是一位曠世宗師，禪門巨匠，從他之後禪宗大為興盛，五宗二派彌滿天下。為何有千江有水千江月的美景，因六祖惠能他提得起放得下，能破能立。他認為道在平常，處處可修行[15]，宋代以後居士佛教普及盛行，就是接受這一觀念。他打破時空的限制，給現

代人喜用哲理分析者都能得利益。禪宗之能歷久彌新，迎合時尚，因禪宗體用不異，理想與現實相即不二，日日是好日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。使每一時代的人無懈可擊，只有心嚮往之，這是禪宗之能盛行古今中外的原因所在。

壇經是一部人人喜歡讀的經典，任何人讀了都可得到滿足，誠如元代，釋宗寶編「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」最後跋曰：「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，皆大乘圓頓之旨，故目之曰經，其言近指遠，詞坦義明」[\[16\]](#)。

有了壇經，才有後世所謂的六祖禪畫。換言之，六祖禪畫，就是從壇經的公案作為繪畫的題材。所以繪六祖禪畫，目的在提醒人領悟六祖壇經裏的禪道。

[\[1\]](#) 壇經作者是誰，先由胡適之先生提出，半世紀以來，中日學者爭論文章頗多，不外有兩派：

認為壇經是六祖惠能大師所說，弟子法海所集記，亦就是傳統的說法，諸如：

錢穆「神會與壇經」（東方雜誌，四十一卷，十四期，民國三十四年，重慶版）；

宇井伯壽「第二禪宗史研究」（一九三五）；錢穆等人於民國五十八年在中央日報發表的文章；

印順法師「壇經成立及其演變」（「中國禪宗史」第六章，慧日講堂，民國六十年）。依據版本：曹溪古本、敦煌本、古本、惠昕本、至元本等。

認為壇經作者是神會所作，亦就是反傳統的說法，提出自己所見，諸如：

胡適「荷澤大師神會傳」（民國十九年出版的「神會和尚遺集」卷首；又胡適紀念館民國五十七年再版）；

胡適「壇經考之一——跋曹溪大師別傳」（「曹溪大師別傳」，「胡適文存」四集卷二）；

胡適「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」（胡適在蔡子民八十四歲誕辰紀念會演講）；

關口真大「禪宗思想史」（一九六四年）；

楊鴻飛等人於民國五十八年在中央日報所發表的文章。

依據資料：敦煌本、興福寺大義禪師碑銘、神會語錄等，從這些資料加以判斷說是壇經是出自神會所作。

關於壇經作者論爭文章，中文部份之收集，可參閱張曼濤主編的（「六祖壇經研究論集」、「中國佛教文史論集」，台北，大乘文化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五、六十九年）。

[2] 見大正藏，第四十八冊，頁三四五，編號二〇〇八。

[3] 三十六對如下：（五對加十二對加十九對）

五對：天對地、日對月、明對暗、陰對陽、水對火。

十二對：語對法、有對無、有色對無色、有相對無相、有漏對無漏、色對空、動對靜、清對濁、凡對聖、僧對俗、老對少、大對小。

十九對：長對短、邪對正、癡對慧、愚對智、亂對定、慈對毒、戒對非、直對曲、實對虛、險對平、煩惱對菩提、常對無常、悲對害、喜對瞋、捨對慳、進對退、生對滅、法身對色身、化身對報身。

[4] 參閱松久真一「禪 美術」，附圖七十七，京都，思文閣，一九七六年。

[5] 壇經，行由第一：「此身不幸，父又早亡，老母孤遺移來南海，艱辛貧乏於市賣柴，時有一客買柴。使令送至客店，客收去，惠能得錢卻出門外，見一客誦經，惠能一聞經語，心即開悟，遂問客誦何經，客曰金剛經，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，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。」

[6] 水墨美術大系，第四卷，東京，講談社，一九七八年。

[7] 六祖惠能傳下，開出五宗（臨濟、曹洞、雲門、沩仰、法眼）、二派（從臨濟再分出：黃龍、楊岐）。為求自力修行，體悟自性，破迷啟悟，各宗派發揮無定法之活法。至於呵佛罵祖，各有不同，其中以臨濟、雲門為最，可從「五燈會元」卷七見之。其實不立文字乃至呵佛罵祖的風氣，是受江東「牛頭禪」風的影響。

又青原——石頭希遷系下的丹霞天然，有焚木佛像以禦寒的故事。開創了雲門宗的雲門文偃亦呵佛得很厲害，譬如說：一棒把釋迦打殺給狗吃，以圖天下太平；佛乃是乾屎橛！等等粗話。這些故事都可從「五燈會元」卷十五見到。

[8] 大正藏，第十六冊，頁五〇六下，楞伽經卷四：「如來不說墮文字法，文字有無不可得故，除不墮文字。」

[9] 壇經，行由第一：「祖潛至碓坊，見能腰石舂米，語曰：『求道之人為法忘軀』，當如是乎！乃問曰：『米熟也未』，惠能曰：『米熟久矣，猶欠篩在』，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，惠能即會祖意，三鼓入室，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，為說金剛經，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惠能言下大悟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，遂啟祖言『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』，……」。

又參閱阿部肇一著「中國禪宗史（研究）」，附錄：曹溪惠能傳——比叡山延曆寺藏曹溪惠能傳唐鈔「忍大師……遂令能入廚中，供養，經八個月，能不避難苦，忽同時戲調，巖然不以為意忘身，為道仍踏碓，自嫌身輕，乃繫大石著腰，墮碓令重，遂損腰腳，忍大師，因行至碓米所，問曰：『汝為供養，損腰腳，所痛如何？』能答曰：『不見有身，誰言之痛。』。頁五〇一，東京，誠信書房，一九六三年。

[10] 除了壇經行由第一這一段記載之外，又有日本的唐鈔本資料：參閱阿部肇一著「中國禪宗史 研究」，頁五〇三，附錄：曹溪惠能傳——比叡山延曆寺藏曹溪惠能傳唐鈔「……廣州制旨寺（今廣州龍興寺也）……印宗法師講涅槃經，……每勸門人商量論義，時囑正月十五日懸旛者，入夜論旛義，法師廊下隔壁而聽，初論旛，考旛是無情，因風而動，第二人難言，風旛俱是無情如何合動，第三人因緣和合故合動，第四人言旛不動，風自動耳，眾人諍論喧喧不止。能大師高聲止諸人曰：『旛無，如餘種，動所言，動者人者心自動耳』……」

[11] 八風者：利、衰、毀、譽、稱、譏、苦、樂、是名八風。參閱無錫丁氏藏版「六祖壇經箋注」，頁十九。

[12] 見大正藏，第四十八冊，頁九四四中，宗鏡錄，卷第九十八。

[13] 參閱印順法師著「中國禪宗史」，頁三九三，台北，慧日講堂，民國六十年初版。

[14] 歷代以此公案為題材，寫詩、作畫將是比比皆是。禪師們更喜用此公案作偈，諸如：宋。黃龍震禪師偈：「不是風旛不是心，曹溪深也未為深，哪吒忿怒掀騰去，析遍微塵不可尋。」

[15] 壇經，疑問第三：「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，在家能行，如東方人心善，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惡，但心清淨，即是自性西方」。

[16] 見大正藏，第四十八冊，頁三六四下。